



一对旧皮鞋

◎朱伟

香港歌星刘美君的《一对旧皮鞋》，歌名和《爸爸的草鞋》有点像，而且立意也确实很像：都是通过一双鞋想起了父亲。

不过一双是皮鞋，一双是草鞋。差别当然也不仅于此。《爸爸的草鞋》唱的是父辈群体的沧桑和思乡，而《一对旧皮鞋》则是一对父女间的感情，从小时候对父亲付出的不理解不珍惜到长大后已明白已醒悟但已回不去。

他乡里跨过冰雪的疆界
踏着长路与短街
始终靠紧我不怕风霜阻
是这双旧白皮鞋
想起爸爸
将粗线每步每针的紧拉
来造这鞋
交给我沿路穿戴

女孩的父亲是老街上的鞋匠，一针一线一锤一钉制鞋养活一家人。但女孩显然是看不上这种过时的手艺，也看不上这条过气的老街。终于长大了之后走出了旧居，走进了都市的繁华。

一走数千里风雨中冲晒
现在皮鞋已穿歪
想起故乡处苦干的爸爸
亦已经日渐年迈



梦里又再遇见故乡里的街
老爹两手颤抖补鞋
没法为您奉上冷糕饼一块
老爹您竟说我乖

而父亲只能给远行的女孩
送一双亲手做的鞋。女孩也始

终忘不了故乡，特别是在经历风雨困苦之后，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最疼爱自己的人只能在故乡，只能睹物思人了。

爸爸您会手里的针线
现在无力再紧拉

爸爸您会不会不懂得新款
没法将皮鞋来卖
我很清楚
当初您以热爱牺牲的心
来造这鞋
交给我沿路穿戴

刘美君这个歌手，对于90年代开始听歌的我来说，一度还是比较陌生的。开始印象深刻的是她和林忆莲、杜丽莎、齐豫合作过的《I swear》。那时候电视台总放这首歌。能和林杜齐这几个实力女歌手并列，自然不是泛泛之辈。而那时候刘美君已经淡出歌坛了，再加上她在巅峰期的80年代末的许多作品都在尺度边界游走，也就不会被引进了。

80年代的粤语歌可以涉及到各种主题，这类思念亲情思念家乡的歌，填词溯源良从一对旧皮鞋的独特视角写得很有别致，丝毫不觉得生硬矫情。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作曲是本土音乐人陈永良。其实港乐并非没有创作力，只是原创的供应实在撑不住庞大的市场需求。

进入90年代之后，可能是觉得唱歌又没太大挑战了，刘美君就淡出了。2008年还复出过，但没有什么亮点。倒是在当年拍了一部电影，玩个票，却一下拿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无“仇”不父子

◎朱辉

父亲活了85岁半，我们因此共同度过了漫长时光。大多数日子里，父子关系并不好。这也不奇怪，动物界成年父子基本不会在一个群体里，可能它们难以面对一个问题“听谁的？”大多数在外国，父亲对于成年儿女没什么影响力。而在中国，父亲往往保持着长久的权威，因而诞生了“无仇不成父子”这句话。

父亲很强势，在家说一不二，因此我们的“仇”一度结得比较深。和许多父亲一样，父亲自认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都比我们多，所以什么事都爱替我们做主。比如读书时选专业，择业时选工作……好在找老婆方面，他没有插嘴，虽然他觉得我们哥仨找的媳妇，都不符合他的要求。不过他尚有知子之明，知道自己儿子都是平庸之辈，儿媳如果很优秀，人家岂不吃亏了？

父亲一通指挥，多年后复盘，似乎都是错的。都属于只顾眼下，没有前瞻性。我们哥仨最终事业无成，私下里常埋怨父亲。不过我早在十多年前就顿悟了，着实怪不着他。没有几对父子面临重大问题，意见会高度

一致。父亲的反对，相当于对儿子进行抗阻力训练，你过不了这关，说明决心不够大。纵然按自己意愿去做，以后遇到困难大有可能打退堂鼓。父亲相当于人生预选赛的对手，战胜不了他，你就没能力去决赛圈迎接真正的考验。

“我当初让你去当老师就好了……”临终前，父亲对我念叨这件事，我其实一点也不怪他让我进了工厂。望着将要远去的他，我想起了1981年，他带着我去看香港电影《父子情》。出了影院，他对还是初中生的我说“父亲是最难当的，大多数父亲一生都在当‘恶人’，招儿子恨。可是有几个父亲，不是恨不能牺牲自己，去让儿女成龙成凤……”

好在我顿悟得还算比较早，早已同父亲和解了。当然也得益于父亲高寿，如果他70岁就去世了，那时我们关系还有些紧张。

“世上只有妈妈好”早已成为一句常用语，其实父亲们大多也很好，只是这种“好”常常表现得有些霸道，缺少了一点温情。许多人回味出这种好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在了。

父亲是一朵玫瑰

◎刘新丽

有人说，每一个孩子都曾是父母前世的知己或情人。

那么，我从出生起，便是父亲送给了我第一朵玫瑰。

父亲这朵玫瑰，包裹着他全部的芬芳和爱。父亲在成为父亲之前，并不知道玫瑰还可以送给孩子，他总觉得玫瑰艳丽，只适合爱情。父亲在成为父亲之后，才觉得玫瑰明媚、开朗。红的是女儿，蓝的是儿子。玫瑰，适合送给所有最爱的家人。

我们曾无数次端坐在父亲的肩头，看灯、看花、看世界。

父亲，是我们抵抗生活的所有勇气，有父亲在，便是千难万险也阻挡不了我们奔赴天涯海角的热情。

父亲，是我们面对困难所有的底气，有父亲在，便是泥泞万千也阻挡不了我们和万千泥泞拼上一回的胆识。

父亲总愿意默默地爱着我们，为我们摘下生活中的所有刺，希望能为我们铺平成长的路。

父亲这朵玫瑰，在外面风吹日晒，回到家里便笑颜逐开。玫瑰的香味散发在父亲的周围，那是他对世界全部的温柔和眷恋，如今，毫不保留地送给了我。

父亲送了我这朵生命的玫

瑰，我便在父亲的肩头开放，我也在父亲的心里开放。等我长大后去过很多的远方，走过四季林海，阅遍鲜花无数。玫瑰在我的心中依然最美，因为那是父亲给我的礼物，用他的所有浇灌着我，让我长成自己的模样。

成年后，觉得父亲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玫瑰，他额头沟壑纵横的皱纹就是玫瑰的花边，那里都镌刻着我成长的印迹。我每长大一岁，父亲的额头上便会多长一道皱纹。父亲掌心的老茧犹如玫瑰的枝节，每一个老茧都是他为我挡风遮雨的见证。我成长的痕迹早已嵌进父亲的眉宇和心间。

世界因地域差异而花开不同，但是父亲这一朵玫瑰，却是开得如此相似，如此接近。父爱没有区别，父亲这一朵玫瑰，开在何处，都是子女心中最美的那一朵。

父亲的爱就像玫瑰一样，只管付出不问来由。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请让我们大声和父亲说一声：“谢谢！”请让我们送给父亲一朵盛开的玫瑰，那是属于父亲的时间之花，是他们养育了几十年的欣喜和惊艳。

我深爱我的父亲，如同他深爱着我那般。我愿意持续努力，认真生活，把自己这朵玫瑰养得美丽又大方，懂事又贴心。

懵懂岁月的引路人

◎甘淑媛

久不回乡，夜里坐在老屋的小院里纳凉。父亲拉着我，问起了微信视频的用法。他悬着老花镜，提着手指数拙地在手机上点着，像台卡顿的老式电脑。

父亲的懵懂，猛然让我想起了我的年少时光，那时的我，一如现在的他。

夏日风起，稻浪沙沙唱着小曲，带着蛙声也热闹起来，一阵连一阵。父亲一把抱起我：“不睡了！带你玩去！”月色铺了一地，我抱着篓子，握着比我小臂还粗的手电筒，坐在田埂上晃动着小脚。那有别于白日的稻香，在夏夜的轻风里摇曳着。父亲拿着铁钳，只见他猛一伸手，而

后向我走来。铁钳顶端卷着一条形似小蛇的黄鳝。“闺女，摸摸看！”黄鳝挣扎着扭动身体，我慢慢伸出小手轻戳，不由得哈哈大笑，像经历了一场冒险。那是特属于父亲的冒险。捕蝉、捞鱼、网虾，父亲带着懵懂的我探遍了故乡的每一个角落。

相较于自然的每一次冒险，我最爱的，是跟随父亲进入播放室，懵懂中体味电影中的人生。

儿时，父亲总爱带我去看电影。逼仄的放映室，灯光亮起，机器呜呜转动，齿轮摩擦，带着电影的乐声，缓缓开场。仍记得我趴在窗口，手臂贴着机器冰凉的触感，心里慢慢灼热，随着电影里的悲欢离合，侠骨柔情。记得看《妈妈再爱我一次》时，我站

在窗口，看着孩子被抢的母亲，眼泪珠线似地落着。父亲拿着手帕，笨拙地擦拭着，似安慰似打趣：“你这要抢去，保准退回来的！”我不由笑出声来，在父亲的陪伴里，我一次次体味着喜悦、悲伤、痛苦，人生百态。那份轻触的感动，为那个仍旧对世界一知半解的我，打开了一扇情感的天窗。

每一场电影，就是一份期待。我迫切地在电影中寻找长大的痕迹。所以每回父亲进城拿片，我总爱坐在老屋的坡地上，等着他。看着父亲，从转角那一头走来。从那个军绿色的帆布背包里，摸出一包糖，一个苹果，抑或一本书。父亲爱书，也爱带着我看书。我拿一本，他拿一本，坐在

院里的小凳上，翘二郎腿，悠哉悠哉地和我享受着午后的清闲。我在他的故事里，与赵云征战沙场，看诸葛亮挥斥方遒，看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诸雄争霸。偶尔，他也讲童话，在他的童话故事里，我认识了聪明的神笔马良，坚毅的精卫以及那个锲而不舍的愚公。在一个个故事里，我不断惊叹，成长，思想的沃土不断萌芽。父亲的陪伴，带我走出了懵懂，也看着父亲，在新兴的事物里日渐迷茫。

看着专注的父亲，发现那个曾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父亲，已如孩童一般。我拿过手机，一遍又一遍地演示着，直到我的手机响起。

“时间都去哪了”当父母满脸皱纹，你又去哪了呢？

